



■女作家韩爱臣 陈硕 摄影

我写了这样一位嫂子——女作家。我所主编的《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》中，还有一位女作家——八十多岁的卞学美。我赞美这对姊妹作家，理解了“姘能解诗”“姘能作诗”的真意。

初识嫂子

我写的嫂子，不是李娜歌中的“黑黑的嫂子”——因为她白胖端庄、大大方方。看了她年轻时的照片，我想起一首歌儿：

“阳春三月满树花，新嫂子来到新郎家；没坐车，没骑马……一路行走一路歌，满面春风多英飒！”

英飒是英飒，但也因她大字不识几个而被称为“没有文化”，大多数人不辨“文化”和“文凭”之分野，并不知凡是好的东西都是文化，凡是妙的东西都叫艺术。对于这样一个没上过学，不识字的75岁的老年妇女，你叫她“作家”别人会笑话。但对于我这个同样也不识几个大字，没读几本书就被称作作家的人，在对于该嫂的“作家”称谓上，更需向各位看官解释一番，甚二是番，你才会明白或一或二。

女作家名叫韩爱臣，她不爱君而偏偏爱臣，你也抬扛吗？因她丈夫许谦迎是我的好友、同事而被我称为兄长——她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嫂子。在最初的印象里，她被众人描述成一个温柔善良，相夫教子，与邻为善，为人宽厚的好好老太。更亲近时，才知道是一位秀外慧中，是非有辩，善解人意，息事宁人的智慧大嫂。再交一段情歌儿，我则唱出一句：“青青树上两只鸟”，她竟随口接上了腔儿：“这树看着那树高。一只软窝挂高梢，风雨无忧住老小……”

他问我：“什么叫民间文学？”我简单答道：“民歌、民谣、民间故事、传奇、谚语……”我举了几个例子。那位一直未插话的嫂子突然问我：“乡下人胡连八卦的野歌儿也算么？”

我心里最最敏感的哪一根神经被敲醒了：惊奇于忙忙碌碌的她，原来已听懂我们的一句问答，便急口问她：“哎呀嫂子，你应该会呀！”我抛砖引玉般背出了一段、二段。其中有一段情歌儿，我则唱出一句：“青青树上两只鸟”，她竟随口接上了腔儿：“这树看着那树高。一只软窝挂高梢，风雨无忧住老小……”

我的惊奇变为了惊喜，我正在寻求的这一栏目作家，至今没法落实，天上却掉下来了一个。没有文凭却有伯乐捧举出的我，更懂得伯乐对于千里马的重要。我撰写过多本传记文学，深谙采访中敲击兴奋点的诀窍，我赞扬她，引导她，顺随她，提醒她，使之她脑中秘藏的那一扇艺术的闸门打开，再打开，从滴滴的渗漏到哗哗的流淌，潺潺漫漫。

我开始向她征稿，我兄许谦迎替她一口应承。吉人天相，在我筹办每一件有益于众人的好事的时候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人来帮我。古有“姘能解诗”故事，今有“嫂能做文”的热闹，真乃《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》之大幸。《丛书》中有女媧炼石补天的情节，对于或缺的民间文学，她恰成“补天”的女媧。

与嫂同行

采访的口头合同订完之后，天赐之良机随之而来了：一次老干部休养活动开张，我有了与兄嫂同行之方便。从儿孙绕膝、日理万机的繁乱中解放的嫂子，几乎像鸟儿搦开了双翅。在这个老有经历、老有所乐的精彩队伍里，充分地显现出三个女人一台戏的热闹。她们比穿戴、仿化妆、教搭配。嫂子很有人缘，加上能会说道，立刻就成了女子世界的中心。无论山水途中，车上船上，总有一群人围着她。我问她的老家嘉祥县唱不唱山东快书？为引逗她，我唱了一段《说说好汉武二郎》，她当即来了一段快书正文前头的“小嗓头”。这样的嗓头常常是素中有荤，她竟也开得了芳口：“哎哎！这山上有石头，河里有泥鳅，听书的一百个老娘们，撅着二百个馍馒头……”

大家一阵哄笑，都知道旅程中有她的好处了。

那是2020年的9月，烟台山下的海面上，白色的云团摆成了棉垛模样。我夫妇俩跟着许兄夫妇，常上栈道漫步。看着天象、海象，我便与许兄引逗嫂子唱她的民歌、民谣。幽默有趣的嫂子在十分的愉快里，自然地侃起了歇后语：癞蛤蟆拴在鞭梢上——光知道腾云驾雾，不知道身落何处。这是描述自己不知落脚到了哪里。

待到爬山费力大喘气时，她又诙谐道：老母猪爬陡坡——喘的不是人气！当看到群鸭在海滩上挤挤攘攘之时，她的歇后语又来了：来了一群拽拉拽，不脱裤子就下海！

在鸭子的引领下，她自己脱掉鞋子蹚起了海水，一边口中念叨：鸭子下水，希里哗啦。在这样的时刻里，她想起了她的儿孙——这是能惹她骄傲的所在：大儿子是大学的副校长，二儿子是一家大银行的副行长，都十分的能干，十分的孝顺。更可夸的是那个长得像她的孙子，是我们一起将他送进了人人羡慕的山东大学。

在那个随同海浪浮想联翩的日子里，她谈到了大半生走来的不易：挨过饿，受过累，熬过穷，担过忧。但不管日子有多难过，全家都相濡以沫，互疼互爱，敬老爱幼，一身正气。为了支持许兄的工作，她夫唱妇随，知冷知热。为了节省担任过县级、市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许兄工作时间，她没让他洗过一只小手帕。为使年迈的公婆不挨饿，她自己讲笑话说：“喝稀粥撑出了一个大气皮”。讲起敬老的道德品质，她会顺口唱出一段流传于民间的歌谣：

“小叭狗，上南山；抽树条，编筐篮；买大米，做干饭；爷爷吃，奶奶看，急得叭狗口水咽；叭狗叭狗你别急，爷爷剩下是你的……”

她还讲到了一对夫妻不孝的唱词：“小公鸡，喔喔啼，他娘有病想吃梨。他儿一听有点急：农活忙，没赶集，哪有闲钱买甜梨？他媳妇



嘴甜想吃梨，丈夫一听跑得急，大筐装小包提，又对媳妇嘱咐细：吃完的梨核子，扔得远远的，咱娘看见了不得，老天看见打雷劈！”

民歌有腔韵，有形象，各类人品，立分高下。各种教言，道理周全。我想起一段鲁西南落子戏，便起了个头儿，逗她往下接，她立即接唱。在众人的笑声里，她高兴起来，神采飞扬。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褂头，蓝色的长裤，端庄而又大方，活泼而又爽快。微红的圆脸上，黑眉下有一双亮眼。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，定然有美好的风韵。假如能多上几年小学，凭借着才气，人缘和凝聚力，还有那一份真诚的集体主义的热心，她会当上有益于群体的妇女干部，乡村教师，赤脚医生……我想起一首大跃进时代流行的歌儿《夸嫂嫂》：

“俺家娶了个胖嫂嫂，穿着皮鞋带手表。每天爱把活来干，见人就会哈哈笑，不怕累，不烦恼，又敬老来又爱少。亲朋邻里多夸奖呀！都说俺娶了一个好嫂嫂哎嗨哟！”

我的歌也引动了旅友们的笑，嫂子半嗔半夸地道：“作家，作家的嘴说、唱都行！死人说话，活人说死！”

这时候，她还不知道她自己也要被我传染成作家，可以写出了万言的、精彩的、色味俱全的民间文学作品。

海阳同乐

离开烟台之后，疗养团队去了海阳市。在那片海天一色的风景地，我们游泳，参观核电站，参观“地雷战”战役的原发地，观看“地雷战”的原景地演出。大嫂张口就唱了一段骂鬼子的歌：

“日本鬼，喝凉水，喝完凉水一伸腿。大汉奸，二汉奸，单往地雷窝里钻……”

我看着那场以当地农民为主演的戏剧，早就为嫂子安排了角色：假如当年她在微山湖抗日游击队故乡，她可以当女游击队长，当妇联主任，当潜伏于敌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。我把这些角色任务下达给她，连同她本地腔调的台词都安排好了，全是符合于她个性特征的性格语言。她高兴了，啦起了民兵打靶的事——她不单打枪准，扔手榴弹也有好臂力。她说汉奸比鬼子更可恶。在我们十分投机的答对中，她的意识流动得飞快，想到了国家的当今，她说：“国难识良将，家贫识贤妻。”她说：“山高不能过太阳，儿女不可踩爹娘，要孝顺。”她唱：

“小小扫帚值万金，扫扫扫地扫人心。四面八方都扫到，扫净自己再扫人……”

在这里，她谈到了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、正人先要正己的要诣。接下来又唱道：

“十字路口一棵桑，桑棍结得闹嚷嚷。有人摘，有人尝，留住桑叶盖庙堂。庙堂盖得四方方，善人贤仕来进香。香烟烧得如云盖，人心向善多栽桑……”

九州论剑

从她所唱的诗词锦句里，可以看出她向善向美的“心地”。她“三观”向上，忧国忧民。

我想起在她生身的曾子故里——建满佛庙的嘉祥县，这里的百姓德性，已被孔孟颜曾的学说泡透，韩爱臣嫂子的全身，都浸染了儒学的圣水。但是，她与邻近的梁山山水，和百多位梁山好汉后人甚密的过从，又使嫂子善良的胸怀中，充满了义愤心、正义感、公正气，还有怜贫怜弱的侠肝义胆，菩萨柔肠。也因而在她所唱的民谣中，又有了愤世不平的《青绿田边一头牛》：“青绿田边一头牛，老牛嚼草泪双流。问你老牛哭什么？老牛叹息说从头；白天鞭下晃悠悠，半夜犁田月黑头。鞭影呼呼割皮肉，春去秋来要宰牛。一刀割下顶天的头，二刀割下带筋的肉。三刀剔油送汤锅，四刀嗤嗤刮骨头。五刀刻骨做衣扣，千男万女衣装秀。做牛有生无遗体，千夕万食夸老牛。……”

怀着极大的不平心，她又唱了鸡，唱了鸭，唱了人最忠实的朋友——看家的狗。脆弱同情心和简直的书生气使我不忍听下去，只是慌忙不迭地劝说她将这些好东西记下来，传下去，帮助我们正在致力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，使《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》中再加上这一节稀缺的，形象的，充满人情味，哲理味儿的民间文学珍品，让深埋在泥土中的明珠出土面世！但是，在朴素的嫂子这里，却是完全的不解风情，她大笑着，毫不领情地问我：“这是胡连八卦，玩一玩的东西，印什么字？上什么书？这样的娘们儿调，嬷嬷腔，印在书上，唱在台上，笑不死个人？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在人家嘴巴下头拾了几句露水珠子，就敢用高射炮打蚊子？敢用老母猪驾车？”

民间文学任务，坏了，坏了，她变了卦了，许老兄帮她承诺，她自己默认的，她总而言之也认为自己不是拽文弄墨的人。不像兄弟我似的，写书卖了钱，还提拔个官儿。这样的好事儿不是硬想的。倘若借了作家兄弟的巧手，吃柳条扁筐子——驴肚子编出个玩意儿，人家也会说嫂子我小秃跟着月亮走，沾光沾光又沾光……

我这个自诩能说会道的人却说不过巧嘴的嫂子，恰如微山湖上流传着的一支讽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渔歌：

“光长疥疮不扎毛，成天撒着个大嘴嚎。一心想吃天鹅肉，不觉隔万里遥。”

这首渔歌所讽刺的人，就是我。在我简单的想象中，嫂子的民间文学能得以出版，荣登大雅之堂，完全是我精编，助修，润色镀金而后上荐的功劳，没有任何文凭的嫂子，应该是一派惊喜，一片欢喜，一心感谢。但是，这只是一个书生的价值判断，虽然有了敲击嫂子兴奋点后，民歌有喷泉似的冲动，好鸟逢春的吗唱，但仍解决不了文章加入集子的目的。

她说她不想出名——人怕出名猪怕胖！

她还找到一个直接的理由辩说：“俺不是微山湖文化，俺是嘉祥人呢！”

我说：“微山湖文化不是微山县文化，微山湖周边流域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皆可称之文化圈，亲情圈，是典型的地域文化！”

她说：“俺不跟着你作作家大鱼上串，那叫圣人们门前卖文章，那叫癞蛤蟆背了一卷卫生纸——净充书香人家。那叫屎壳郎趴在门鼻儿上——净充日本大洋锁，那叫……”

哎呀呀！我从惊奇变成了惊诧和惊叹：“嫂子嫂子，你这不还会很多的歇后语么？”

她说：“什么叫‘歇后语’？在我们那里叫‘侃子’，想刺挠谁两句，‘侃子’最得劲儿。像你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儿，就叫‘茶壶破了肚子——



光剩个嘴儿了。大麻鸭去了头——光留个长嘴了……”

我忙不迭地说：“嫂子，你真是才女，这些东西全可入书，全可传世！”她说：“你是七哥的弟弟——巧嘴八哥。俺年纪老了：不说媒，不做保，这样的日子哪里找！一句话，不受你当作家的腥（骗的意思），不做当作家的梦！”

我采访、写作、出版过《焦裕禄》《雷锋》《孙家栋》《赵九章》《李大钊》，还有描写南极科考伟业的《青龙纪实》。征服过所有的采访对象。但是，今天我要受挫了，这几乎是一种窝囊！我开始思考“姘能解诗”“女媧补天”和毛泽东所著的“半边天”称谓。我需要那种“说项依刘”的方法，耐心再待时机、氛围。我必须从许谦迎老兄那里打开缺口，找到钥匙。而且，他言之凿凿地答应过我，他是一位君子，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！

北京“世博会”的升华

你要想干一样好事，那称作如来、观音、安拉或玛莉娅的众神就会帮你。我大半生的际遇中，每受过这种恩惠。这常常是一种意外，但皆在情理之中。几位平日里情投意合的朋友恰在此时相约，去参观我们共同关注、关爱的在北京延庆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。组团的成员里，赫然囊括了许谦迎夫妇和我，使我的采访又一次闪现出天助我成的灵光。

北京北郊延庆的满目青山，生成了长城的

作家嫂子

殷允玲

基座。夕阳从绿树的山间透过，白云红霞把湛蓝的天空点缀成一幅油画。长城在山的顶端恣意蜿蜒，世博会的彩旗与彩霞混为一图。

大家议论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，感慨无限。嫂子说：“你作家把这样的景儿写下来，留给学生们看看多好！因为不会所有的人都来看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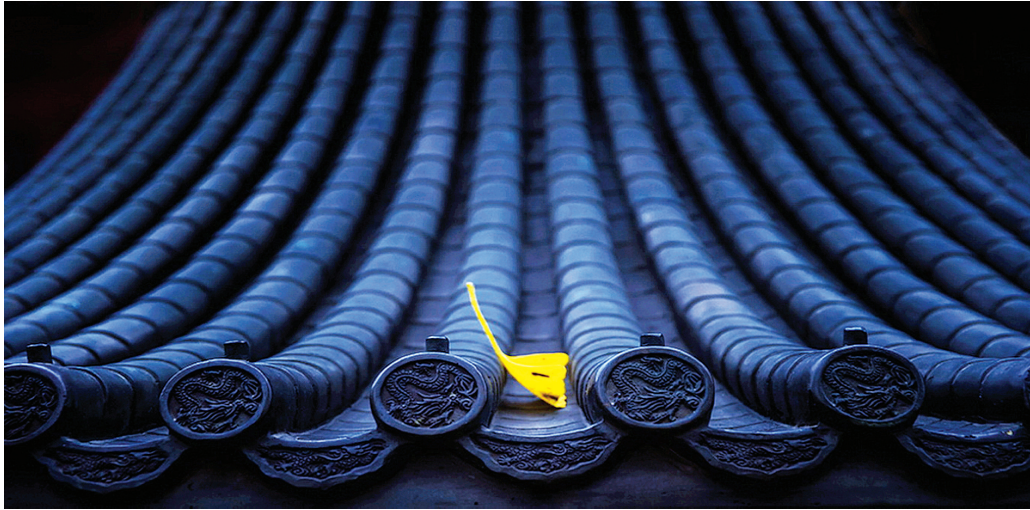
我找到了话茬儿，说：“作家的责任是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记叙下来。”

嫂子说，人家说：“三篇文章两篇诗是考状元的卷子，谁会写下来，不是状元也是探花！”

我惊叹她的知识广阔，因而赞扬：“嫂子所掌握的农村故事，谚语、民歌，是状元也做不好的。在文学艺术的花丛中，别人的一百枝红玫瑰，压不住咱的一枝狗尾巴花！”

嫂子笑道：“狗尾巴花要能上台面，狗肉也能上席面了。”

我笑问：“你不爱吃狗肉吗？”嫂子掩了口说：“俺可不忍，男人心狠，好狗比人还忠实呢，一支伶狗歌这样唱，‘俺跟着主人跑如马，看家



累得嗓子哑。骨肉补得人长寿，皮毛防寒可做鞋袜’……人为为什么不讲良心，专害狗呢……”她又一次动了同情心。

我说：“嫂子，你为牛、为鸡、为狗、为人道出的这些不平，都能写到书上，为他（它）们讲一面理，说公道话，这就是作家的责任！”

嫂子沉默了，在思索什么。山坡的鸟儿吵成热闹。近处的山坡上，花园里，红花绿树的阴凉里，各类雕塑和盆景的造型，与天光日影造成对照。如织的游人，在导游旗帜之下千姿百态，直通展馆排列着。世上的万象中，最精彩形象是人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人翁，最完美的社会条件下造景观景的幸福人成群结队，诗歌问答。大嫂在极度的兴奋中，青春焕发，步履轻捷，根本不像一个七十挂零的韩老太，大家开她年轻的玩笑，她十分乐意。

在参观所有的展馆中，嫂子都以她的审美观点来叙议，哪个省馆的花多，哪个省的雕塑、造型多，哪个省的风景美，哪个省的经济强，她竟能一眼看穿，评价清楚。在山东馆时，她说了许多的遗憾，认为除了泰山黄河、圣人、大海之外，还要有她家乡嘉祥的鲁锦，石雕和喇叭，还有美丽的微山湖。她爱乡的情愫令人感动，而每一位爱乡者都是爱国者！我乘机告诉她，展览不全面不典型的原因，是那个撰写展品脚本的作家缺乏全景知识，格局小，并不知道家书中还有千金万宝。她同意说，还要把金乡的金谷银蒜写出来才好！我问她这一切的风景风情是否需要人来写，她点了头。我问她是不是有能力叙述下来，帮人写好？她说：“能说出来，说不好，要请能人整理。”我问她里不信任我是一位理解民间文化热爱民间文学的好作者？她笑道：“你是大麻鸭掉到湖湾里，能飞能泳的好角儿！”

那位一路帮腔，暂做后盾的许谦迎老兄发言了，沉沉稳稳、点点入地：“咱兄弟写得是官的榜样焦裕禄，民的楷模雷锋。科学的脊梁骨，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，抢占南极科考领地的英雄队伍……全是教育人的正能量。他帮你写好孔子故里的民间文学作品，你们都是行善立德的积极行为。孩子们读了你们写的歌谣、谚语知德知教，知俗知理，按书中的理儿学做好人，好事，这样的作家，你为何不做？”

大嫂不答话，也不再反驳。老兄说：“跟着好人学好事，跟着小偷学做贼，就是教育儿童近君子，远小人。比方说，小小的孩儿大大的肚，可别欺负外来户……，就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不欺生。比方说，吃的不疼痛的疼，老天看见不收成……”

她笑道：“这不都是嘴角里漏下的俗话么？在乡下，谁不会说呀！”

我正色道：“谁都没有把它记下来。许多的乡间民俗、民歌、民谣需要抢救，老人一批批故去，已有许多宝贝跟人人土。再过一代二代，许多劝人向善、向美、向着天理的至理名言都被流行话、网络语言埋盖了，中国几千年，圣地几千年的圣人教化的朴素语言完全消失了，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误。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，我们负有传世的使命……”

她哑了哑嘴，看着那层层叠叠由鲜花绕缀起来的高高的花山出神。我知道，这聪明灵慧的嫂子的思绪，正随着飘绕的花丛升华，要接上山巅的白云。而一旦感悟变成觉悟，就会把口头的劳作当作了使命。果然，她开始问我了：“兄弟，你哥平时里教孩子的话，比我的深多了，又有文词儿，你记下他说的不行吗？”

我说：“像他这样的文化老哥，多矣！还有比他更典型的焦裕禄、雷锋、南极英雄、航天科学家，我都写成了书，全中国有许多人在读这些

书。这些书和你记忆的道理，是两门不同课文。”

同行的朋友一齐帮我讲理，她幽默道：“这就是你说的狗尾巴草是好东西？这就是大粪堆上长白馍的道理？”

大家一齐笑起来，她懂了，还有举一反三的道理。但是，欢笑的司机找不到车了。万博园周围的停车场，俱有着千体一面，千腔一貌的雷同，大家都忘了标志。我因小腿上的静脉曲张，躺在草地上要赖。朋友们在议论，争论车的停处。司机从南边回来了，仍没找到。良久，一清脆女声自北面传来，顺风顺耳，正是大嫂的欢呼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那片树杪晃里呢！”

果真如此，包括我在内的满世界走遍，甚至足踏过南极的旅行大侠，都面对车海无奈。而这位不识字，未出过远门的大嫂却把车找到了，我自惭形秽地检讨：在我们不记标志的掩映下，心底的私处，有没有一丝不多担责的偷懒呢？于是尴尬地开唱：

“我家来了个好嫂嫂，穿着皮鞋戴手表。人

家草地睡大觉，她到树丛把车找。全体旅友把她夸呀！都夸她是一个能嫂嫂……哎嗨哟！”

我发现，她是一位挺爱受表扬的嫂子，面对大家真心实意的夸奖，她满面红光，笑眯了眼睛。

天随人愿

烟台，海阳和延庆，老天爷给了我接连三次采访良机。我和嫂子的问答顺水顺风，我是《微山湖文化系列丛书》的主编，她是与生俱来的民间文学作者，有一个词儿叫做天作之合，第二个词儿叫做浑然天成。我发现她回答询时有着游鱼入水的快意，像一只鸟儿林中歌唱，顺口作歌，玕珠洒地。

我在二十几岁开始习作，四十余年来，认识了几百位爱读好写好拽文，迷醉文学的文朋诗友，一个个从小爱文，直至老大。全赖有他（她）们的生成原因里，有着迷恋文学的基因。那一群二十岁迷醉创作，七八十岁的今日又来找我的文友里，有一位八十余岁的老太太卞学美。她写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是她整整一生的文学结晶。眼前的75岁的好嫂子比她要轻松得多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恣肆，使采访堪称愉快。假如能获得意外成“名”，那也是她命运中的潜质显现了。

《丛书》第三辑业已付梓，7月底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，其中的《湖河琐谈》有韩爱臣的万言章节。我只能将她崭露头角的作品与众多文友作品合印入丛书之一册。我将“有编无类”地将这些宝贝渣儿，像打造金蔷薇的金匠一样，一粒粒拾捡起来，为《丛书》打造出金身。“嫂子作家”的金光闪闪，也照亮了我一个奇妙的念头：我可否将这一有趣的采访过程写成《编后记》，让人们得知《微山湖丛书》之编成既有着“千门万户瞳眈日”的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之气势，又有着“姘能解诗”亦作诗的婉婉趣事？说明着枯木朽竹之努力的奇特景象？我想，这是不经意处的经营。我想，这是取巧之技！可以告诉我的编纂队员循循善诱，耐心劝善！

诗曰：“金粉打作蔷薇花，也喜野佬种芝麻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山翁渔妇齐涂鸦！”而已！

■插图 苗青 摄影

